

XINSHIJI NUZUOJIA XIAOSHUO

新世纪女作家小说

赵香琴 著

日食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日食

赵香琴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食 / 赵香琴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317-1561-9

I. 日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3346 号

日食

Ri Shi

作 者 / 赵香琴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封面设计 / 梓梓图文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张 / 10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250 千

版 次 /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561-9/I·1362

定 价 / 19.80 元



赵香琴，1957年生于内蒙古通辽。曾任编剧和宣传干部，现在大庆井下作业分公司工会工作。曾有多部广播剧排播并获奖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花季无雨》等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石油作协会员。

柔弱凄伤之美(代序)

王立纯

看到赵香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花季无雨》，就觉得这小女子十分了得，蛰伏在苍茫世界里，不显山不露水，突然杀将出来，就是吓人一跳的大部头。其实她的仕途蛮不错，还有一个幸福而稳固的家庭在背后支撑，心态应该波平如镜，写小说干什么？小说这东西大都是失意者和闲人所为，事倍功半，不怎么挣钱，有时候还帮倒忙，惹一些对中国文字冥顽不灵的人群起聒噪，吃无名官司。可她就是痴迷此道，笔耕不辍，好像陷得很深了，在繁忙的工作和家务的空隙里，寻找自己的第三价值。

长篇小说在国内已成漫漶之势，数量不少，真正具有阅读价值的不是很多。即使写得好，如果没人炒作，境遇也是很惨淡的。如同盛装的新娘，被喝醉了的迎亲队伍抛在了荒野上，只抬了一顶空花轿回去。有的媳妇虽丑，可娘家人厉害，咋咋呼呼一通，好比市场上的托儿，事情很容易就搞掂了。其实无论如何打扮和推销，翻开书看看，自然是妍媸分明的。

作为女性，赵香琴的笔端似乎缺少叱咤和震撼的力量，但她心细如毫，能为一些微妙的事物感动，有着常人并不经意的独特发现。特别是她悲悯的情怀，不堕俗流的见地，爱憎分明的正义感，成为她情感世界的三条筋络，她的文字正是构建并编织其上的。如果说，《花季无雨》是一部俄狄浦斯式的现代神话，那么，《日食》则是一部凄伤的令人扼腕的爱情故事。

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爱情不同的背景和内涵，殆以能折射过滤社会光谱的作品为高妙。我

们看到，主人公的四口之家，如何在物质社会的强大腐蚀之下分崩离析，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。这有外部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自身人格的坚持和异化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都在这块试金石上得以检验。身居权要的毕权宜本应恪守青云之志，却变得极端自私而贪婪，表面一本正经，实际上差不多五毒俱全。他的女儿毕乐秋，好似一枚奢华环境孵化出的怪卵，不惜拿青春赌明天，却落入他人的圈套，结果两个苟合的男女互相谋算，闹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。聂一行之类已是社会蛀虫，他们利用权钱交易屡屡得手，令人必欲铲除而后快。在他们的陪衬下，毕然、戈寒、中森等人则像风中乔木一样坚挺，绽放着美好灿烂的人格之花。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简单的归附，而是在欲恨不能、欲爱不得的痛楚现实中，继续徘徊与延伸。

大庆是一个别样的城市，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，无疑是一次异地远征。本来写小说的人就少，一分散，犹如长江中的中华鲟，彼此碰面是很不容易的，常常一两年才有一次机会。赵香琴为人之德，可比幽兰之馨，圈子里的人没有说她不字的。且又出身演艺界科班，每有聚会，都要她献艺助兴。有人说，她是人、歌、文三位一体，此话不妄。行文的浑然天成，不雕琢，不矫饰，不做作，是她的基本特色。也许正是这样，语言的色、味、香、型上，似有进一步打磨的必要。语言应该是波诡云谲的疑兵之阵，凡步入者皆被陷入其中，方为高手。我这么说大概是苛求她了，换了我，有得意的岗位，有温馨的小巢，有不菲的收入，还写小说那劳什子干嘛？因此，我对作者本人，保持着深深的敬意。

2002年5月23日

1

毕然在湖边焦急地寻找着。他觉得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丢在了这里,究竟是什么呢?那种茫然的焦虑让他感到仿佛有人扼住他的喉咙一样使他窒息。他的心像干枯了一样难受,他忽然意识到了,是心丢了,他终于知道了这样难受的原因。心丢了一定活不成了。他突然在湖边飞跑起来。

在这垂柳青青、多姿多彩的花争香斗艳的美丽湖边,游人们衣冠楚楚,满面春风,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幸福和甜蜜。显然没有人理会毕然这种焦虑。他忽然看见湖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着,是什么呢?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吗?这时他的心里像好受多了,一定是的,不然心里为什么平复了许多呢。再仔细看,湖里是他认识的一位美丽的姑娘,他焦急地呼喊起来,可没人理睬他,就像没人理睬在水里挣扎的那位姑娘一样。

毕然跑到一个男人的面前拽住他:“你快救救她吧,她眼看就没命了!”

男人瞟了他一眼,打掉毕然拽他的手:“这个机会是给你留着的。”

“我不会游泳。”毕然几乎要哭出来了,“谁会游泳?救救她吧!”还是没人搭理毕然。眼看她就要沉下去了,毕然高喊一声,“你挺住啊!”扑通一声跳到了湖里。他的耳边似乎响起岸上那七嘴八舌的嘲笑声,他全然不顾,只有一个念头:上帝

保佑我救出她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在湖水里游得很自如、很轻松,也很有速度。就要游到姑娘身边的时候,他激动得哭了。他想,我能救出她,是多么幸福的事啊。但这时,他的胳膊被人拽住了,他怎么挣脱也挣脱不掉。待他挣脱掉时,眼前站着车长和检票员正朝他要票。他懵懵懂懂地擦擦脸上的汗水,直愣愣地瞅着他眼前的一班人。“快把票拿出来。”列车长又催了一遍。毕然这才真正从梦境中醒来,翻兜翻包地找起票来。

“到底买没买呀?一张票也不是秘密文件,还能放到什么地方啊,买了就是买了,没买快点补票!”列车员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,一副大老爷的架势写在了他那张大小疙瘩拥拥挤挤的脸上。

“这是什么话,我买没买票当然自己知道。”毕然思绪混乱,他心里在想,自己怎么做了个这样的梦,待他抬起头看见对面那双让他激动不安的眼睛时,心咯噔一下,原来都是因为她,才让自己疯狂地跳进湖水。上车不久,毕然想吃药,没有开水,是她递给毕然一瓶矿泉水,这样知道了他们同住一市,也知道了她叫戈寒。当毕然听到戈寒这个名字的时候,心里不禁升出异样的感觉,多么好听、别致、脱俗的名字呀,毕然立刻就有了了解她、接近她的欲望,结果在梦中真的和她接近了。小偷却乘他美梦不醒,前来光顾了他。

“不要胡编了,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列车员用眼角斜了一眼毕然,同时撇了一下嘴角。

“我真的买票了,就放在兜中的钱包里,怎么都没了。”毕然这时慌乱、焦急、沮丧、无助的目光不知该往哪里放。

列车员瞅了瞅列车长:“不要演戏了,还是跟我们走吧。”

“我的钱包真的丢了,不信你们来翻我的包,也可以翻我

的衣兜。”这时毕然已满头是汗。

“丢不丢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负责查票，不管你是丢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没票就得补。”列车员说着就去拽毕然。这时围上来很多人。

“我的钱包丢了，你让我拿什么来补呀。”面对列车员的不恭行为和众多围观乘客的眼睛，毕然有些不知所措，有几分尴尬和难堪。

“走、走、走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们见多了。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也干这种事，你什么也不用啰嗦，跟我们走得了。”列车员说着就把毕然拽出了座位。

列车长的无言，就是对列车员的纵容。他自顾检查其他乘客的票。

“我的钱包真的丢了。”毕然让列车员拽一个趑趄，正好撞在和毕然对座的戈寒身上。

“上次检票，他的票还在，他的包一定是让人偷了，我一直坐在这儿，我可以作证。”戈寒对列车员的行为有些气愤，她实在看不惯这些人颐指气使的霸道行为。

“没买票的人都有人出来给打圆场，我们的铁路局不是亏上加亏了？快点补票。”列车员拽过毕然就往前推。

“我替他补票。”戈寒的这一声是那样有力、响亮和不容置疑，刚才列车员的威风在这种响亮的声音中一下子就显得瘫软无力。戈寒替毕然解除了这场尴尬。

毕然连说了两声：“谢谢。”这两声谢谢包含的感情非常复杂，是感激、怨恨、愤懑，还是有绝路逢生的喜悦，他说不清楚。她那张如花似玉的脸，那双含情明亮的眼睛，那谦和粲然的一笑，都让他想入非非，让他产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，所以使他魂不守舍地进入了梦境，而且这才让他的钱包和票据不翼而

飞。他在谴责对方的同时，又有一丝淡淡的惬意，这种惬意是什么？他没有答案。

“噢，你的单位在哪儿？回去我把钱给你送去。”毕然这样对戈寒说时，眼睛没有直视着她。而戈寒却坦荡地给他一个回答，同时也给他一个甜美的微笑。对戈寒的微笑，毕然心想，真是见鬼，怎么她的笑也是这样的动人心魄。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法漠视她的存在，他提醒自己，千万别犯傻，这样吸引人的女孩子，她的心灵和外貌也许是不成正比的。况且家里那个罗小林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呢。但他的心情仍像起潮的海水波涛汹涌，无法抑制。他想自己对一个不是很熟悉的姑娘产生出这样的感觉，是不是邪恶？他边批评着自己，边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思绪，于是他站起来拿着杯子去打开水。待毕然端着一杯开水快要走到座位时，后边的一个人无意中撞了他一下，开水洒在了邻座的一位梳着披肩发小姐的手上，她“嗷”地一声跳了起来，怒气冲冲地喊：“你长没长眼睛？”

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不是有意的。”毕然忙不迭地给她赔不是。

“什么不是有意的？不是有意的也烫坏了。”这位“披肩发”不依不饶。

一位旅客看这位“披肩发”如此厉害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有话好好说嘛。”

这句话可惹了麻烦：“关你什么事，什么叫好好说，他烫坏了我的手，我还应该谢谢？”

“烫坏了我为你治好了。”毕然嗫嚅地说。

“我这就要下车了，你陪我去治吗？”她还是那样的怒气冲冲。

毕然真的束手无策了：“我真是无意的。”

“真是废话。”“披肩发”站了起来。

“那你让我怎么办？”

“赔偿！”“披肩发”是那样理直气壮。

“你说赔多少？”毕然说着掏衣兜，可忽然想起自己兜里已让人洗劫一空，所以手又从兜里缩了回来，这时的他没有一点底气。

“你消消气，他不是故意的，给你赔个礼就算了。出门都不容易，互相担待点吧。”戈寒看他们没完没了，也说上一句。

“也没烫怎么样，还讹上人了，这是不讲理嘛。”还是刚才那位打抱不平的旅客。

“讲理？现在跟谁去讲理，理在哪儿？我叔叔让人打残了，两年了，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，我们求告无门，我们跟谁去说理。现在有钱、有权就是理。”“披肩发”说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。

“这是两回事呀。”还是那位旅客。

“一回事，现在没理可讲。谁侵害了我，谁烫了我，就赔偿，这就是理。”“披肩发”这时是谁说冲谁去了。

一位旅客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咱中国人的素质……”

“素质不高，我就素质不高。连理都没处讲，还讲什么素质。素质高的有，陈希同，胡长清，储时建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赔你钱就是了。”他说完就瞅戈寒，一脸求援的表情。戈寒心领神会地从兜里掏出二百元，递给了毕然。毕然接过来就递给了那位姑娘。这时列车已经停下，那位“披肩发”背起包，经过毕然座位时，把钱往毕然坐席前的小桌上一拍，一甩长发匆匆向前走去。

毕然站起来，追上去把那二百元钱又悄悄地塞进了“披肩发”的背包里。身旁的旅客，包括戈寒都迷惑不解地瞅着毕

然，毕然说：“她的叔叔很不幸的。”

“你这样理解就对了，有理讲不出，谁的情绪都不会好。”戈寒说。

毕然把刚打回来的那杯水递给戈寒。

“谢谢！”戈寒接过毕然递过来的半杯水微笑着说。

“你说颠倒了，应该谢的是你，没你解围，我今天真会尴尬得无地自容。”毕然真诚地说。

“没有我，还会有别人的。”戈寒说。

毕然不愿结束他们的话题，又接着说：“你单位送你去北京学习，你在单位一定是技术骨干，挺了不起呀。”

“谈不上什么骨干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，现在油田不同以往，不但需要苦干实干，更重要的是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。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？我呢，只不过是甘于让别人落得太远，也不甘心被快速发展的形势所淘汰。”戈寒这样淡淡地说。

“你挺谦虚的。”毕然称赞道。

“谦虚不是人的美德嘛？”他们同时笑了。

“你们单位批准你去北京读研究生，这么说你在单位也是出类拔萃的喽。”戈寒有几分调侃。

“哪里，不过是我的机遇好。”

“你也挺谦虚的嘛！”

“谦虚不是使人进步吗？”

“再进步就是博士后了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得把它作为下一个奋斗的目标了。”两人又笑起来。

毕然看到戈寒的桌前放着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：“你很喜欢莎翁？”

“是啊。你不喜欢?”戈寒反问他。

“不瞒你说,我只看过他的一部《奥塞罗》。”毕然摇摇头,遗憾地说。

“莎翁的书我看了很多,就没看过这本《奥塞罗》,听别人说,书里的人物性格刻画得非常鲜明。”戈寒真的想看看这本书。

“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。”毕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应允下来这件事。

火车快要到站时,毕然的思绪还像那脱缰的野马,在头脑里四处乱撞。那位“披肩发”下车后,他就一直没有回他自己的座位,他对戈寒的那种感觉,那种内心不时涌起的激动的感觉,和罗小林在一起时从来没发生过。为什么和罗小林在一起没有那样激动的心跳呢?为什么在这位戈寒面前,自己这样情不自禁?自己只不过跟她简单地聊了聊,那么,是她说话的语调,还是她那种轻轻浅浅、含蓄典雅、很有淑女风范的微笑,抑或是她那温和又不乏矜持的眼神,让自己想入非非?他感觉自己这样很危险,很不正常,他这样批评着自己,谴责着自己。他命令自己要尽快平静下来,因为下车后要面对的是罗小林。

2

罗小林知道毕然今天回来是听毕然的妹妹毕乐秋说的。今天早上毕乐秋给罗小林打电话,说她哥哥毕然要回来了。当时罗小林心里真有几分激动,因为她对毕然的思念真如歌里唱的那样“有如决堤的海”。她在片刻激动后,又有一种深深的失落,因为毕然没有事先给她打电话,这让她觉得自己在

毕然心里不是那么重要。但毕乐秋解释说,她哥哥也没给家里打电话,她是听毕然的一位同学说的。听毕乐秋这样解释,罗小林又重新拾起自己那欢欣鼓舞的激动。她今天没去上班,准备以清新、端庄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毕然面前。她打开自己的衣柜左挑右挑,试了一件又一件,试了五六件还是觉得不合适,最后挑了一件红色长裙,白色真丝束腰上衣。这套衣服穿上显得她特别飘逸,自己是这样的感觉,朋友们也是这样的评价。上次去北京见毕然时也是这套衣服。她自己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照,前照后照,一会儿拽拽前襟儿,一会儿又扯扯长裙,她是那样认真地欣赏自己这苗条的情影。她偷偷地想,毕然最好也喜欢她这飘逸的形象。她照着照着觉得这个穿衣镜照出的效果没有门旁镜子的清晰度好,便又来到门旁的镜子前,这回真看出了问题,她戴的是粉色的乳罩,穿这白真丝上衣透露得很明显。她想,亏得及早发现了,不然这样穿出去多不好,让毕然看到了,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个不会穿衣服的人,她急忙找个白色的乳罩换上了。她要做的第二件事,是去做发型。她平时是没有去美发店做发型的习惯的,她感觉美发店做出的头型有些不自然,但今天她是例外,她要将新颖的发型展示给毕然看。她来到一家比较知名的“青春美发店”,但到这里一看,这里知名的美发师正忙着,一个小时都完不了手里的活。她又到一家“春子美发店”,当美发师问她理什么样的发型时,她顺口说了句,最时尚的碎长发。美发师觉得她的披肩长发剪了很可惜,就问她是否舍得,她很果断地说,舍得。当美发师为她精心地理完时,她突然觉得效果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样好。她突然想起毕然说过一句话,那是一次说话中谈起女人的发型,他说他最喜欢女人梳那种含羞式的发型,罗小林果断地决定,把这种碎发式改成含羞式。美发师

说：如果改成含羞式，还要加八十元钱。罗小林心想真够黑的，但一想，女为悦己者容，区区八十元又算什么。做完了含羞式，罗小林觉得自己又美丽了许多，一切准备完毕，只等毕乐秋的电话了。

毕乐秋的手机已经响了近十遍了，还在不屈不挠地响着，不用看显示号码，她就知道是聂一行打来的，赌气就是不接。在手机响第十三遍的时候，她不耐烦地接起：“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我真有事。”聂一行在手机那边说。

“我正忙着呢。”毕乐秋说完又挂断了手机。聂一行还是不停地打。毕乐秋心里骂，“打你妈的……”但她的手机还是响个不停。

“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”毕乐秋恨恨地说。

“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？”聂一行问他。

“在保龄球馆。”毕乐秋也没告诉他哪个保龄球馆。

聂一行还是一边开着车，一边不断地给毕乐秋打手机。

“你有完没完？烦不烦呀！”毕乐秋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在哪个保龄球馆？你成心遛我呀。”聂一行也失去了耐心。聂一行再想说什么的时候，毕乐秋又挂断了。

“他妈的，真成了奶奶了。”聂一行嘴里骂着，可他的眼睛还是在寻找哪儿有保龄球馆。他在保丽保龄球馆门前停下了车，他想这个球馆挺有名气，没准儿就在这里。果真如此，他费尽辛苦终于找到了毕乐秋，毕乐秋却像没看见他一样地打着保龄球。聂一行气得直咬牙，但他的脸上还是强装笑颜。

“我跑了三个球馆才找到你。”聂一行不无讨好地说。

“我让你找我了？”毕乐秋还是目不斜视。

聂一行没办法，只好连哄带拽地把她哄出了保龄球馆，上了他的宝马轿车。上车后聂一行把一个手表盒放在毕乐秋手里，用眼睛瞟着毕乐秋的表情。

“喜欢吗？”聂一行瞅着她问。

毕乐秋无言地目视前方。

这个无语使聂一行很意外：“不回答就是不喜欢了。”

毕乐秋还是无语。

“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冷得叫人受不了？”

“什么叫冷？我怎么没感觉。”毕乐秋不抬眼皮地说。

“这也需要我回答吗？”聂一行也不想再掩饰他的气愤。

“停，我要下车。”毕乐秋说着就去拽车门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我这样对你还不行吗？人说千金难买一笑，你看看，我给你买的手表近三万呢，还换不来你的一笑。”

“谁让你买了。”毕乐秋这样说着把手表盒扔给了他。

这时聂一行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了手机：“喂，是我。噢，我是在本市，才、才回来。有时间就回去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离开本市了，撒谎不脸红。”毕乐秋斜他一眼。

“还不都是为了你。”聂一行说。

聂一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：“喂，什么事？没事儿就回去吃。”

“还挺亲热的。”毕乐秋一语双关。

“你又讽刺了不是，我对你还不够意思吗？最近我手头紧，但为了叫你高兴，把她的钱骗出来为你买手表，你还一点也不领情。”聂一行一副讨好的神情。

毕乐秋的态度有了好转，她嗔怪地说：“你知道我要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,但那得需要时间。离婚和结婚那是两个人的事,我同意,她也得同意呀。”聂一行解释说。

“她怎么那样赖皮缠。”毕乐秋真恨死了她。

“乐秋,你别着急,我会让你满意的。”说着他就去亲毕乐秋。

“你注意点,前边有车。”毕乐秋推开聂一行。

“乐秋,你和你爸爸说说,让他把他们所属二公司的装修活给咱们,咱最少也能赚一百万!乐秋,可千万别让别人抢去这个好机会。”他看毕乐秋的情绪好了,才说出找她的真正主题。

毕乐秋突然喊:“快停车。”顺着毕乐秋的视线看去,漂亮的罗小林站在那儿。聂一行沮丧地停下了车。

“我要和罗小林去车站接我哥,你就别去了,现在我不想让我哥看到你,你走吧。”毕乐秋对聂一行说。

“为什么?”聂一行心想,我不缺鼻子不少眼睛的,怎么不让他看我。

毕乐秋没搭他的话茬儿,下车就跑到罗小林跟前。看到罗小林精心修饰的仪容,精神焕发的神情,毕乐秋十分惊讶地说:“我简直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你不要夸张。”罗小林的脸不觉有些红了。

“什么夸张呀,你这个形象,不把我哥看得目瞪口呆才怪。”毕乐秋说完自己笑了起来。

毕乐秋这么一笑,罗小林感觉毕乐秋一眼看穿了自己的心思。罗小林真有些不好意思,她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这样的不矜持,这样的主动,这样的直白,这样的没有女孩子那种委婉。但她转而一想,那有什么办法,自己也是情不自禁。爱情是掩饰不住的,像咳嗽一样,没法控制。